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三 集部

宋文鑑卷七十

宋 呂祖謙 編

表

代文潞公謝太皇太后表

張耒

稽留君命敢求免於刑誅惠養老臣不使勞其筋力仰眷私之從欲撫衰志以知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厚德無疆至仁在上神孫臨祭知保佑之聖功多士克庭見肅雍之盛德恩及草木喜同天人臣幸以餘齡獲逢盛

旦雖籩豆駿奔之事徒有心哉而禮樂大備之時為後死者豈不偶爾尚足矜榮

免右僕射表　韓忠彦

申寵命以自天榮非意及措躬而無地愧與憂并仰冐眷衷歷陳危懇切以君臣同體取象於元首股肱上下交孚相視如腹心手足所以代天工而理物故能熈帝載以奮庸自昔御臨尤艱考慎惟德業之兼茂乃邦家之有光伏念臣學無它長材止近用不為詭隨以徇

衆但知直道以事君遭遇聖時未隳素業贊陪機政惟任孤忠墻高每懼於疾顛綆短固難於深汲更冒非常之寵深虞可畏之言矧今蠹萌未消國是難一事有可否必分年號而得行臣無忠邪槩指朋類而皆廢西方師老而財匱斗米至於千錢北道河潰而民流十室幾於九去大霈更新而猶多禁錮宿逋雖減而尚困追償方欣大有為之時乃用不世出之士豈兹綿薄能副詳延伏望皇帝陛下奮獨斷之明廣僉諧之訪旁求不間

於庶位圖任況多於舊人采擢微才收還成命譽歸明主名器不輕以假人謗息愚臣負乘免閧於致寇

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曾肇

裁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褒錄諸儒之效俯逮孤生繆進官榮併叨恩賚省循非稱冒昧為慙竊以簡册之傳固多帝王之書為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之體為難在昔有邦若時稽古自周而上具載百篇之言繇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略而雅春秋之法謹而嚴子

長雖繆於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於詳贍或患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支離而失實或設辭骫骳而不工或踈略抵牾之相形或取舍抑揚之未當歷觀前載兹謂材難矧兩朝功德之崇高而五世聲明之富有以至俊傑瑰奇之士檮杌魏瑣之姦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穿馳騁之學温純深潤之辭追二典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之鄙揣分無堪幼聞道於父兄粗知好古長論文於師友切慕著書然而植性昏冥受材

濩落有淺見寡聞之累無屬辭比事之長遭逢世盛明脫身冗散天祿石渠之與蚤預校讐金匱玉板之文得參論次兹儒林之盛選實仕路之殊榮特達甄收莫非帝力周旋長育咸出上恩自視庸虛固難報稱雖勤劬於夙夜謾淹歷於歲時闕發大猷豈敢希於作者整齊故事或可繼於前人甫臨汗簡之終適遘負薪之疾奏書天陛阻親望於清光拜賜宸庭莫與聞於褒詔豈期推賞并及罔功養拙藏愚久已逃於常憲因人成事兹復玷

於異恩遜辭弗容驚惶失措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務尊

先烈祇紹永圖謂祖考之功非形容之可既而子孫之

孝在潤色之為能深詔有司共成大典葢兼資於衆智

不求備於一人每矜載筆之勤靡間吹竽之濫致兹瑣

質均被鴻私螻蟻雖微素積愛君之志涓塵有補敢忘

許國之忠

陳州謝上表　　　　　　　　　　曾　肇

初緣細故輙丐徙州繼露危誠復求易地圖報未伸於

萬一冒煩已至於再三自非仁恕之朝當在譴訶之域
聖恩甚厚私願弗違視太守之章纍愚知幸望長安之
日感涕難勝伏念臣託勢至孤叨榮過重謀身寡術易
致於人非竊祿無功難逃於鬼瞰材微命舛福薄災深
方祗歷下之行忽遘漳濱之疾顧筋骸之素憊困藥石
之交攻氣屬如絲識幾去幹已分身歸於厚夜不圖天
假於餘生恍如夢寐之初回惜若酲醲之未解神明凋
耗形體支離念官守之尚遥廹王程之有限内省尫羸之

質豈堪撼頓之勞非敢自愛於疲瘵實懼仰慙於任使
幸修門之在望恃延閣之見收叫閽自言伏質俟罪葢
疾痛之加者呼父母而是懇精誠之至者動金石而非
難果上惻於淵衷俾曲從於私便維兹藩輔密邇京師
事簡民淳首被朝廷之化里安户佚稀聞枹鼓之音顧
臣何人獲此善地可覬康寧之福皆緣覆護之恩矧常
守於是邦有相望之仲氏流風未遠故事可詢重念臣
昨守汝陰亦隷畿右始引小嫌而求避出於慮患之太

周終明大體而復還良以至公之在上銘心敢怠粉骨難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燭於下微而隆寛盡下慼德加於九有而内恕及人篤遺簪墜屨之仁推藏疾納汚之誼太皇太后陛下處奥室之中而周知萬事據崇高之勢而洞照羣情常懷大德之好生不忍匹夫之失所憫臣忝陪侍從之末察臣實嬰沈瘵之餘假借寵靈安全孤朽臣敢不體上之慈而哀矜于下念已之病而綏養斯民庶收塵露之微少荅乾坤之施

賀元祐四年明堂禮成肆赦表　　曾肇

侑帝饗親既金聲而玉振赦過宥罪遂雷動以風行歡聲達於幅員協氣充乎上下竊以躬事天之禮莫如王者之堂極嚴父之心是謂聖人之孝講茲鉅典屬在熙朝即路寢以親祠兆于仁祖黜五精之並祭斷自神宗光昭前猷啓迪後嗣恭惟皇帝陛下紹膺寶命祗遹先猷平成百度而不有其功覆載羣生而不尸其德謂時和歲豐之效乃高穹顧諟而然謂刑清武偃之祥乃七

廟威神之致剡屬承祧之始永懐濡露之思將伸報本之誠且展事生之道以祭恐數而凟故遵三歳之期以郊則遠而疏故度九筵之位季秋令月吉日上辛備法駕之儀恊雅聲之奏牲牷博碩籩豆静嘉元龜大路之旅陳篆轂錯衡之輻湊并柯共柢按圖諜而克庭壂首貫胸衽衣冠而就列以引以翼有壬有林奠珪幣以告虞舜羽旄而象徳靈心合荅精意感通嘉得四海之懽增受萬年之筞尚念有司之庶獄豈無弗獲之一夫乃

御端闈亟敷大號滌瑕盪穢已責逮繫空狴犴而縱縲囚開府庫以賜軍士布慶施德昭天漏泉彼泣辜弛網之仁推食觧衣之惠方之於此不其狹歟臣忝綴從班適分州寄莫與奉璋之列徒懷拱極之心

南京謝上表　曾肇

得郡便私未報期年之政因人易地更分京邑之權朝始去於故棲夕已臨於新部伏念臣材不堪於巨用行有愧於古人蚤塵侍從之華寢冒藩垣之寵未踰再歲

更守二州既不能興教化於民使之遷善而遠罪又不能作聰明於外因以譁世而取名惟殫夙夜之勤期副焦勞之念矧彼淮陽之地舊為楚國之郊屬頻年昏墊之餘加比屋凶饑之後浚溝湟以疏積潦發廩庾以振流民方竭力於經營遽蒙恩而罷徙國家别建都邑内壯皇居維王迹之所基視宅邦而尤重掌離宫之筦籥奉原廟之衣冠以屬微臣彌慙非據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矜憐舊物優假近班尚容環走於王畿因使周知於

土俗奉承清問敢希宣室之歸攀仰末光未覺長安之遠誓當盡瘁少冀分憂至於事鞭扑以立威飾厨傳以干譽非明時之所尚亦私義之不為

徐州謝上表　　曾肇

懷章去國不啻三年荷橐入朝未淹百日復棲遲於民社驟違遠於闕庭迫義理之當然豈人情之所願竊念臣禀性固陋承學迂踈懷是古之至愚抱守官之獨見豈特難堪於世用固已不善於身謀昨者名自留都處

之宗伯屬郊丘之肇祀議天地之經祠執禮雖明趣時
則戾已行之令豈孤論之能回不踶之誅敢偷安而苟
免旋抗章而請𦤺蒙易地以示恩繼露徼衷復頒温詔
終頼乾坤之造曲成犬馬之私假以使符置之善地循
行閭里固多魚稻之饒周覽山川頗有江湖之趣夫何
孤蹇獲此便安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寛裕有容包函徧
覆將以招致芻蕘之論是用特寛斧鉞之威伏惟恩慈
豈易報稱臣雖在外義不忘君況仰頼於皇明恐自怠

於素守深念長人之寄知無不為益堅許國之誠死而後已

南京謝上表　　　　曾肇

以儒懦而辭將符以親嫌而避邊要頗識事君之義敢干留令之誅仰頼聖明俯矜誠請既逃罪戾仍獲便安伏念臣無所取材粗知嚮道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造次顛沛必於是焉以平生寡偶而少徒故臨事易危而多畏昨祈外補聊避煩言未容墨突之黔遽改并門

之帥且節制方面號為儒者之榮卒先戎行正是人臣之分便當即路詎敢懷私但以任非所長力有不逮矧弟兄之孤立擅將相於一時中懼滿盈外虞譏間再瀝籲天之懇終蒙易地之優維陳宋之輿區首東南之甸服周流二國俛仰十期何幸衰年復尋故步望千門之宮闕識三后之衣冠合抱干雲或異時之拱把峩冠束帶多前日之佩觽所愧薄材曾微惠政下辜民望上誤國恩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舜智兼容堯仁徧覆初無心

於予奪皆因物之短長是致孤生與叨平施毋輕民事方竭力於兹辰茍利公家誓捐軀於異日

賀冊皇后表

曾肇

中闈肇建盛禮興行人神協謀夷夏胥慶竊以國家為天下之本后妃實王化之基致治所繇求端非遠恭惟皇帝陛下紹天駿命垂世永圖承七廟之吉蠲奉三宮之共養而長秋虛位六職曠官咨求儆人來相宗事上遵太母之訓下採有司之言鼔鍾在庭典冊備物坤元

博厚已正於隆名婦順章明可風於率土臣身雖在外
義不忘君誦造舟之詩想見光輝之盛申彤管之戒庶
幾補報之忠

賀上傳國寶表　曾肇

受命之符為時而出自天之祐維聖是承方拜貺於大
庭遽均恩於率土官師動色海㝢蒙休臣聞夫國璽之
有去來猶周鼎之有輕重好治而惡亂舍昏而即明頃
自有唐之衰荐更五代之季伏而不發殆且百年忽爾

自歸將傳萬世所以表祖宗積累之慶告社稷靈長之休在聖與仁宜昌而壽恭惟皇帝陛下沈潜廸哲剛健好生參天地以成能垂子孫而作則果有神物是貽皇家固將配甘露以紀元豈止擬芝房而度曲臣職專守土志切慕君講稱壽之儀阻陪下列奏升中之頌敬俟方來

宣州謝上表　　　　曾肇

信而後諫愧無平仲之言罪不容誅誤脫成湯之綱屈

嚴科而賦命畀善地以寧親聖澤隆寛自古未有愚心感激欲報何從伏念臣蔽蒙之人迂闊於事以直道為敬天之實以詭情為駭俗之非殺其身有益於君行之無悔見其利不顧其義死莫敢為知萬折而必東故三已而無愠汲黯之戇寧免世嫌子文之忠葢出天性切服兩宫之知遇稍希八彦之激昂故有横逆之來曽無左右之助口欲清而愈濁外無正而不行獨傷忠敬之難明亟比欺誣之重坐既免投於荒裔仍擇處於近藩

風俗休戚在所漸摩朝夕吉甘得其順適道固隆於善
貸恩尤著於曲成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聽德惟聰使臣
以禮秉洪覆無私之運均大明徧照之神謂好言利病
者有區區憂國之心謂不事權貴者非汲汲謀身之輩
方免官而從衆竟薄責以勸忠臣敢不敬體惠慈退加
修省凡正心而誠意必明辨而篤行金石可磨底慎子
臧之達節死生不變庶幾徐邈之有常殫夙夜治民之
勞全始終報上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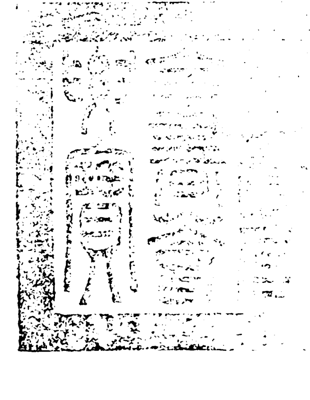
鄂州謝上表　　張商英

布宣溫詔開諭遠民雖湖山千里之間如酺醵一堂之上聽懽聲之相告悉共理之非良伏以旁接九江前臨七澤地遐而陋俗魯以愚雖有沈寃莫能徃愬至於極病秖自悲吟蒙被皇明申頒德意所謂率科嚴重鈎考碎煩方田擾安業之農圖土聚徙鄉之惡省租紐折公帑貪求學校驅廹者或違其孝養之心保伍追呼者或失於耕桑之候寺觀掊繕營之費東南配漕輓之舟抑

謐否鹽強招卒伍文移速於星火追捕遍於里閭百端紛更一切蠲罷可謂崇寧之孝治真為紹述之聖功而臣初效外官恭承嘉命唯憂疲懦未克推行豈有設施可圖報稱有君如此碎首以之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誠實應天典常師古王路以平其好惡道樞以會其是非察臣於元祐之間未嘗干預憐臣於元符之末首被擠排一洗刑書再還仕籍退循衰晚虐辱寵榮辟穀留侯歸休有素據鞍馬援進取何堪誓堅忠孝之心永保初

終之節

宋文鑑卷七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梁如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七十一至七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七十一

宋 吕祖謙 編

表

明州謝到任表 蔡肇

臣聞人有能有不能聖主量材而受職仕或去或不去人臣秉義以事君儻已試而可知敢懷安而自止雖君父保全之恩厚不汝瑕疵嚴名訓叨塵特甚感涕難勝

顧國人可否之論公有靦面目伏念臣昨繇省戶擢置詞垣盡出聖神獨斷之明本無左右游談之助然名過其實者殆用非所習則窮況逢聖治之日新竊仰虞文之天縱咸池張洞庭之野海鳥眩驚秋水灌涯涘之間波臣自蕩莫知攸濟宜厚厥愆敢期全度之恩更溢褒嘉之典既聯法從仍畀名城恭惟皇帝陛下如天覆臨以生以遂薄海內外悉主悉臣眷甌粵之偏陬控東南之美浸鰐蛟霧濕之所蟠鬱夷隸舸舶之所往來方旋

反於使軺將嗣修於貢職謂宜推擇以重犄循而臣結約無奇間闒少與徙谿潭之醜類素乏雄文竊貫容之賸金初無佳句矧今郡國守令之政具存典謨訓誥之書奉以周旋雖不能識其大者求之度數庶幾或推而行之有以及民是為報國

代范德孺謝戶部表　　廖正

邊部終更王庭當覲亟承天寵遽寘地官靜以省躬忸乎就列臣降才蹇淺志學顓蒙早遇盛時薦膺煩使饋

糧千里嘗絶漠以知難勤戍六年屬鑴羌之未諭俯思
前訓敢妄覬於功名仰奉睿謀務久寧於封略僅逃餘
責竊顧投閑惟邦計之實繁須賢勞而共濟乃容疎遠
誤被選掄臣早預縉紳特緣承冑朝廷不掩其遺直兄
弟相戒以盡忠豈謂馴致高華迭居要劇征西合符而
相代省戶接軫而並游衆謂榮觀臣知非據陛下天均
覆育聖監清明政在節財方且度縣官之用人無求備
固將覯臣庶之能當勤早夜之思庶有毫銖之補

謝昭雪表　　　　劉攽

投畀讒人已悟告言之妄蠲除詔令更申論坐之寃沒而有知死且不朽竊以前世論事下取告之章法家原情著反坐之律未聞私書謬悠之謗可致公朝夷滅之刑繄彼無良遘為不令因黨友之尺牘形閭巷之有辭引鷹揚尚父之言誦高貴鄉公之語靡慙啞鄙惟幸詆誣既内慊於不根又陰虞於後患禱其付火固絶意於上聞託以屏人復何施於參驗不攻自破欲葢而彰巧

誰謂其如簧市共知於無虎雖毀者挾怨必以惡聲而小人秉危遂為竒貨密謄舊札歷遺衆仇險不啻於山川食無餘於犬彘逮從吏訊幾誤國章意所株連人以股栗浩有漂山之勢岌如累卵之危頼先帝照矚之明察權臣吞噬之患特迂清問少緩嚴科然而先臣諸孤終以屏廢闔門百口益復幽囚禦瘴癘者十喪隷臣妾者三歲無罪且至於如此大戮亦何以復加會上聖之龍飛破群疑而氷釋讙累所逮訴告必申悼前日之禍

機嗟何可及掛有司之罪籍名或未除用再瀝於肺肝敢上塵於旒扆理無難者宜靡悼於改為事已灼然遂悉從於釐正此蓋皇帝陛下乾行以健離麗而明體大舜聖讒之方廣有唐辨謗之略孤忠素節事已白於九原弱子幼孫誓各墜於一死微生何算洪造難酬

謝吏部侍郎表　　鄒浩

代言西掖已冒至榮列職中臺更塵高選拜恩傴僂撫已兢慙中謝竊以六典治邦周重天官之任三銓綜吏

唐推文部之權洪惟神考之正名肇復先王之成憲迄至今日益昭聖功宜得真材以貳選事而臣猥從廢斥特荷哀憐俄擢寘於近班獲預聞於機要事陛下有如上帝敢萌一念之欺仰陛下何啻高山終乏纎埃之補未正空飡之責遽叨越次之陞靖言思之可謂幸矣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孝隆繼志道廣用中欲多士之無朋故孤立者與進欲四方之不擾故愚守者并容爰舉斯心俾祗厥序臣敢不激昂遭遇飭厲猷為念此餘生實神

聖之再造誓殫綿力稱寵祿之殊私

謝復官表　　鄒浩

萬里投荒豈生還之敢望九重獨斷俄意外以蒙恩感激哀憐縱横涕淚伏念臣最為固陋全昧幾微有言輒至於妄陳雖死不足以塞責上頼聖人之救物特寛司寇之嚴刑但復寘於遐方姑使省其往咎惟昭潭之可畏與新州而不殊形影自隨朝夕難保昏昏瘴霧信為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因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無古無

今命雖甚於垂絲心已期於結草不謂僅存之瘦骨忽還將絶之驚魂既獲免於拘攣遂亟諧於定省名蠲罪籍品復文階在拔拭之非常皆覬覦之莫及此葢伏遇

皇帝陛下道彌天覆德盛春生千齡光御於丕圖萬物率由於和氣紹隆先烈坐撫太平曲回進日之明旁燭戴盆之下謂裕陵長育賜之第而除教官謂哲宗保全矜其愚而屈常法名從五嶺之表端遇六龍之飛擢于不次之中曾是惟新之數肆令甄叙俯及孤危臣敢不

因險阻艱難之備嘗念身體髮膚之再造益堅夙志遥瞻北極之尊長與老親共祝南山之壽精誠所貫高厚必知

代范忠宣公遺表　李之儀

臣聞生則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禀生艱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常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

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粤自治平擢為御史繼逄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宥密之求再席鈞衡之寄遇事輙發曽不顧身因時有為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陰乗萬里風濤僅脱江魚之葬四年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遭睿聖之臨朝首圖纖介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

之見嘗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懸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紓於報効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遥聖時永隔恐叩閽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為是以假漏偷生刳心瀝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已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捜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竒巧以厚風俗愛惜生

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叙尚使存歿猶汚瑕疵又安得未解疆場之嚴禁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詞窮形留神逝

通州自便謝表　　陳瓘

恩由獨斷澤被孤忠刑部之執守雖堅天子之福威無壅乃公朝之盛事豈小已之私榮恭叙感悰仰黷高聽中謝伏念臣昨蒙善貸賜以生還萍跡孤蹤久寄食於異縣蓽門幹蠱常委事於長男所營不足以藩身其出每緣於餬口去庭闈者累月聞道路之一言耳受而輒行親危而不顧緣帥司深疾其生事故傳者多指為病狂萬口嗷嗷兩路訩訩孤突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

殺人寧免至三之惑事既匿而難曉時浸久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於重江之外獄辭平允閲實於片言之中矜其無罪之可書許以還家而自便出圜扉而涕感瞻魏闕而神留尋沐寛恩移置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生之有患擢髪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羔羊之性自公犬馬之情愛主忘身徇國初無係恡之私抱疾呼天惟恃精誠之格怨因詔諭特免拘維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堯大并容

舜明洞照人人皆使之得所事事唯恐其有偏繼志用
神考之心應天以格王之實舊弊若氷之將釋新慶如
川之方流家國平康内外交泰遂使赦令昔阻隔而今
行士有宿愆始棄置而終宥全家荷德無路酬恩螻蟻
之力至微但知恭順蒲柳之身已老尚可縻捐望雖隔
於戴盆向敢志於傾藿

進四明尊堯集表　　陳瓘

臣竊以畎畆愛君精誠雖至芻蕘議政迂闊難行葵向

不習而常傾芹陋敢期於得獻獨因睿斷許貢危衷中

謝伏念臣糞土下材犬馬賤質數罪固多於擢髮舍生

無意於兼魚初欲糜捐終難緘默因續前言之緒聊輸

垂絶之忠非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

義此螻蟻所能知也在縉紳安可藐然八十卷之私書

奪此與彼十九年之懿績可從而遝陛下於繼述之初

首辨明於兹事微臣持將順之志在流竄而靡忘鋪張

痛詆之言編類厚誣之語初謂熈寧之輔不媿有商之

臣於成湯敢肆厥欺疑安石有所弗恐及究觀於懟筆
始粗見其游辭因思大典之久誣益顧忘軀而往訴合
浦十論申舊疏之餘言四明八門撮其要於一序實欲
彰火德之盛不敢畏王氏之強寧碎首於邦誅忍謾心
於國是彼效尤於往轍亦茍逞於陳編難以縷闕略舉
綱要謂藝祖濫誅無罪謂真宗矯誣上天訕薄裕陵攘
奪先美以託訓為箝口之術以歸過為自譽之媒但矜
詆訾之極工罔顧威靈之如在幾乎罵矣豈不痛哉讀

其書寧恐終篇稽其文可為流涕代言之筆盡目其徒為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為坐像禮官舞禮而行謟吏書獻佞而請覲光乎仲尼乃子雱聖父之賛比諸孔子實下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真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饗後世所以廣上丁之祠令比安石為欽王之臣則方神考為何代之主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神考之再相

安石始終不過乎九年安石之屏迹金陵棄置不名者十載八字咸加於鄧綰萬機獨運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因壞先朝三舍之法遂費今日千倍之財人材之可擢不殊國用之添費徒廣浚吾民之膏血增彼像之精神美成其私慾集于國陸贄設枝顛之喻承業以財盡為憂忠哉古人愛君之誠異乎今日養士之意又況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為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

何此乃衰世侮君之非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川舊學
記刊于四紀之前辟水新雝像成於一埒之手唱如聲
名應若響隨使王氏浸至於強梁乃元祐助發其氣焰
昔宣仁權同之際謂介甫節行甚高宜贈崇官仍加美
謚司馬光書之于簡呂公著行之於朝不以稽弊為心
徒發鎮浮之議負安石者重加黜責欺神考者略不誰
何遂至於枝蔓而難圖豈非由偏助之太過雖當時未
見誣史而先朝自有聖批恬不奉行養成爭悖蒙蔽裕

陵之衆美貺燿鍾山之一書四輔之行謀畫本生於日

錄三衞之設規模初定於新經密密乎鄧蹇之安排草

草乎京攄之傳授考其音聲則箎唱而壎和譬諸手足

則左弱而右強凝如氷山烈若原火愚公老矣益堅平

險之心精衞眇然未捨填波之願殁而後已志不可渝

望雖隔於戴盆夢不忘於馳闕丹誠上格天語遥詢要

覲尊主之恭緩議奸時之罪淵冰在念臯礫寧逃恭惟

皇帝陛下天大普容日明徧照覽熈豐記動之史做虞

夏採詩之官咨與議於多方證私書之百毀舜纂堯緒孜孜乎善繼之勤武廣文聲斤斤乎丕承之美茲所謂一人之慶可以得萬國之歡凡有識知孰不將順天地尊卑之已定首足上下之宜分孔志在乎春秋漢律嚴於名分戴上者皆知此義尊堯者豈獨臣書燕馬以市骨為先鷸蚌者必將來矣鄭校決防川之壅有舌者其恐默乎臣命可危衆口難遏伏望皇帝陛下念臣役志於享上憫臣積禍於敢恭以尺朽之廢材貢一得之愚慮

言多妄發事則有稽宣宗當紹憲之時寧容德裕之奪
語武帝以述景為事恐視馬遷之短辭父子至情古今
一揆不懲謗史之罪則何以謝過於宗廟不毀坐像之
悖則何以示順於華夷國是方強勢難遽改大器至重
要在深思庶乎苗莠之分始於冠屨之辨至美成於剛
健大患生乎因循儒宗數人自是一家之說聖主獨斷
乃為我宋之休天心篤愛之甚明人情企想而有待解
神考在天之怒成聖主奉先之仁克果斷於蔡方人將

大覺善光揚於堯績上可無為於一顰一笑之中成允

文允武之業臣將獻駿惠太平之頌豈特進狂簡不裁

之書胸臆無奇但靖恭於文字筋骸已憊當致命於君

親仰酬再造之恩退聽一成之議闔門待盡頫首知歸

台州羈管謝表　　　　　　　　　陳　瓘

奉聖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係詆誣不行毀

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

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

臣即時望闕謝恩發離本家水陸兼行不敢住滯今於
十一月初十日已到台州城內者畎畝之志一書可通
芻蕘之言萬里不隔集群辭而上達遭一覽以為榮寵
路雖遥陳情已畢中謝伏念臣材如糞土身若梗蓬非
敢以著書為能所陳者戴君之義如詆誣之不可志在
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唯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
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
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揆路特建刑章若

非恃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由淮入浙自通至台怒濤雖阻於重江毒瘴幸殊於五嶺尚留頂踵獨頼君親此葢伏遇皇帝陛下天大并容日明洞照以至慈而善貸推觀過之深仁憫此顛隮欲其存在以身償罪螻蟻之命至微徇國捐生犬馬之心未替夢馳丹闕目想清光重干擢髮之誅徒鬱戴盆之望餘生易捨大德難酬

宋文鑑卷七十一

宋文鑑卷七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牋

對皇太子問政牋

李 至

伏奉手書猥賜下問夙夜尋繹喜與憂并何則至常人也識不足以經遠學不足以待問才不足以幹事智不足以周身而殿下目之為碩儒曰可以發蒙號之為端士曰可以延譽得不憂乎殿下忠孝之道貫於神明溫

文之德彰於天下而猶虛懷訪問思所以分君父之憂以元元為念且曰一夫或致於向隅千里將疲於覲政此乃聖上有浸漬生靈之澤感動天地之德致使殿下興言及此實社稷之福而億兆之幸得不善乎然則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若夫自古太子養德東宮不親外事唯問安侍膳而已固亦宜哉而黔庶之疾苦稼穡之艱難素所未覩自非生知之異天誘其衷莫得而知矣噫事有背經而合道時有適變而從宜是以五帝三王不

相沿襲聖上知其然由是以浩穰之務獨命殿下總其
綱要而躬決焉殿下復能欽若聖訓率由舊章馭吏民
必以誠待參佐必以禮慎命令必以簡察獄訟必以情
恤鰥寡必以仁抑豪猾必以法杜讒佞必以正絶邪僻
必以道有一於此猶為善政况兼是數者乎而猶曰
奉車苟賜於司南為政何慙於拱北不亦過謙乎然則
至雖不敏竊嘗讀易見羣爻稍過必有悔吝唯謙象獨
亡是知謙之時義大矣哉願殿下守之而已勉之而已

如此則何正言不入何正道不行若正言入而正道行則生民不泰未之有也政化不洽亦未之有也輙因問及輕肆狂瞽僣易之罪安敢逃焉

箴

大寶箴　　陳彭年

二儀之内最靈者人生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已臨下煇光益新載籍斯在謨猷備陳内綏萬國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

閭覩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捘艱茍能慮未乃可防閑畜求逆耳無惡犯顔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富庶之基鰥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黄髮鮐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尚於兹瞻言百辟咸代天工儻無虛授可建大中克彰慎柬惟藉至公知人則哲視遠則聰才固難備道亦少同葑菲罔捨杞梓乃克不扶自直惟蓬在麻非揀莫見唯金在沙參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正裨益無涯自匿草澤亦有國

華訪此髦士可拒朋家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欽哉
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姦孽是平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
謂齊禮亦曰好生有教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
以恭宮室苑囿誠之在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
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悦乃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
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硜硜小器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
讓膏梁六藝為樂寧後笙簧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
不吝湯所以王六合至廣萬彙攸多風俗靡一嗜慾相

靡如馭朽索若防決河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于位俗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兹率土永戴堯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

用材箴

田錫

天運四時地生萬類以覆以載各得其位天地猶爾人胡求備堯以仁化舜以孝理稷專播穀禹務導水聖賢猶然人胡求全是以有才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

言與人結交能護其短掩短録長交即悠遠任人之職能從其長錄長掩短邦實阜昌無好之則忘其不肖無惡之則忘其允臧執心至公取其所彊馬或奔踶乃致千里士有跅弛可任以事一善可稱則勿求具美然後會衆善以涖庶官民實攸墍

文箴　　孫何

堯制舜度縣今亘古周作孔述炳星煥日是曰六經為世權衡萬象森羅五常混并游夏之徒得麤喪精空傳

其道無所發明後賢誰嗣惟軻洎卿仁門義與我有典刑聖人覩之猶足化成嬴侯劉帝屈指西京仲舒賈誼名實絶異相如子長才智非常較其工拙互有否臧揚雄歘焉刷翼孤翔可師數子擅文之場東漢而下寂無雄覇亹亹建安格力猶完當塗之後文失其官家攘往跡戶掠陳言陵夷危墮至于江左輕淺淫麗迭相唱和聖心經體盡墜于地千詞一語萬指一意縺煙綴雲圖山畫水駢枝儷葉顛首倒尾治亂莫分興亡不紀齊頓

梁絶陳傾隋圯奕奕李唐木鐸再揚文之紀綱斷而更
張鉅手魁筆磊落相望淩轢百代直趨三王續典紹謨
韓領其徒還雅歸頌杜統其衆土德既衰文復喧卑制
誥之俗儕于四六風什之訛隣于謳歌懷經囊史孰過
頹波出入五代兵戈不稱天佑斯文起我大君蒲帛詔
聘鴻碩紛綸邪返而正澆澄而淳凡百儒林宜師帝心
語思其工意思其深勿聽滛哇喪其雅音勿視彩飾亡
其正色力樹古風坐臻皇極無俾唐文獨稱往昔賤臣

司箴敢告執策

省分箴　　王隨

夕晦晝明乾動坤靜物禀乎性人賦於命貴賤賢愚壽夭衰盛諒夫自然寘數潛定憃生數寸松高百尺水潤火炎輪曲轅直或金或錫或玉或石荼苦薺甘烏黙鷺白性不可易體不可移揠苗則悴續鳧乃悲巢者罔穴泳者寧馳竹栢寒茂桐柳秋衰闕里泣麟傅巖肖象馮衍空歸千秋驟相健羨勿用止足可尚處順安時吉祿

長享

畏言箴　　　劉敞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悃悃唱而後和人猶以為過吾言繩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為非非吾言之畏維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實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乎譬之於物其為石不為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壅而洄有激而在山椒曰水哉水哉

讓箴

劉敞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副使凡三讓所讓益尊所守益堅粲然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讓箴以矯世礪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為名欲先信吾道於天下氓讓如何其讓非為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枉尺直尋卒附于辱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沒于直公旨咈之公既述之啓之闢之俾世則之曰吾

豈惡富貴富貴維德人以厚已我以厚國時豈無人昏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乗機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優孰視富公而能勿羞孰持富公携手以游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嗟此富公千世與同作詩載美穆如清風

步箴　　蔡襄

有足兮動涉坦夷有心兮何由險巇足非有慮兮心役之為用心如足兮蠻貊行之

勸講箴

趙師民

若帝之元於稽古先將以其道格于皇天格天如何愼徽舊典惟聖時憲乃克盡善在帝宅中亮章溫雅將以其文化成天下化成如何順考正道席上之珍玆惟國寶天下有帝體元朔制非先聖之舊章不足以秉同文而執司契日中為市以賛四方非先聖之遺法不足以舉大義而正國常帝度其身郁郁乎文彰禮施樂以副皇墳帝出其言穆穆厥聲含仁吐義式諧羣情自天降

祥我民既康不覩于經懼先猷之寖忘四夷效命有嚴誓令不覩于經慮大功之未定無以方隅之多事而謂經籍之宜息虞舜征苗誕敷文德無謂宸居之至尊而忽右文之為貴岐昌造周天經地緯無以陳久之可替乃謂迂闊而難行先哲之言雖無老成無譏鄙生之寠陋而略愚儒之淺昧先師之談不以人廢無以世治之或殊而謂陳言之可毀商弼之諫事不師古無玩歲月之其除而謂寸陰之已速周王之戒惟日不足有以見

世主之御圖或萬機紛然不酌于古道則風化有時而弗宣有以見人君之居極或百度差忒不斷于古義則權制有時而弗克昔令王之經世必去害而稱利明主覯其書可以效財成于萬事昔賢臣之事君有謀猷而必陳明主覯其書可以示軌度于群倫正朝之上法宮之中非贊襄雅奧不足以興嗜慾于清躬神麗之游光明之處非啓廸深厚不足以立正事於古語是故可以成文可以立武可以奉天地可以為宗主匪止玩其辭

而釋其詁可以觀道可以對萬物可以臨兆人不止明其舊而知其新靖恭乙夜總覽羣書夫聖人之至德何以加於從容晏朝紬繹微旨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此臣初聞始元之間儒風寖還待問之臣賜以清閒臣復觀永平之烈經術未缺群儒議前稱制以決桑乾之后來自幽陵束髮右袵斯文有承金陵之君越于夷裔雖則講習其文已敝李唐之興賢君挺生貞觀初治開元既平東壁羣山儒宗墨卿侍從之臣官有佳名在我太

祖神武披攘親駕辟廱真儒有光有赫太宗文武並運
經臣師師以承帝問於穆真皇講求多藝以其人文發為
盛際陛下即位纂承天祿肇開二閣以延儒服西臨邇
英北啓延義瞻仰皇明彌綸聖智成天下之務昔游焉
而穆清陳天下之謨須於茲而講肆帝坐甚明天章不
祕願以議道願以求治下臣執經敢告中侍

友箴

司馬光

余何遊乎余將遊聖人之門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

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

視聽言動四箴序　　程　頤

顔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顔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作四箴以自警云一作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跡操之有要視之為一作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彞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枝己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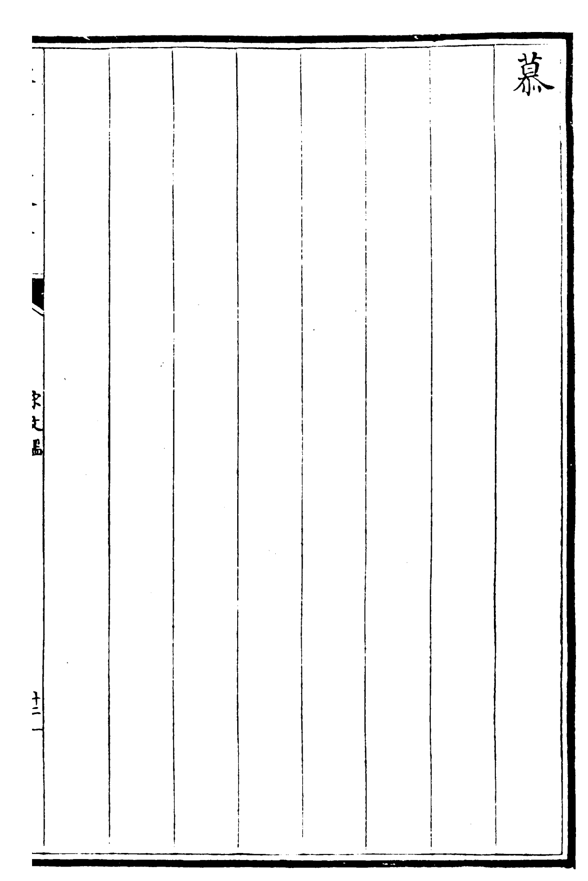
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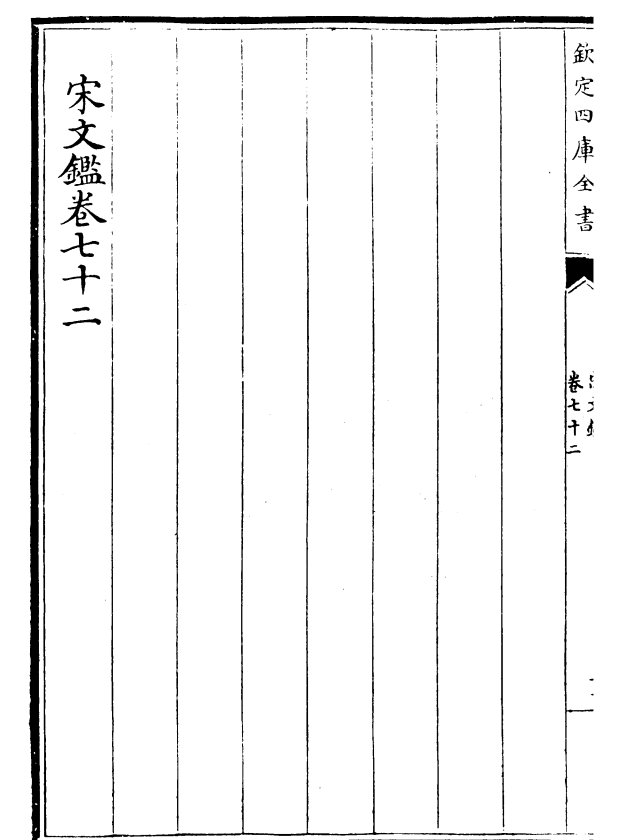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一作為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畜已箴　王无咎

汝曰有德汝未大成汝之有過傷德益輕聖能恕汝猶曰汝美衆人弗逮知慕而已恕汝不知慕汝輙愉汝不自反卒比於愚愚不可比汝孰宜懼聖人之恕衆人之



慕



宋文鑑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九十六集部

宋文鑑卷七十三　　宋　呂祖謙　編

銘

財貨銘　　李　瑩

暇日讀夢書則曰夢屍夢糞者獲財因以銘之

財貨將至夢寐可尋或穢或屍乃玉乃金穢可親與屍可歆歟敢獻斯銘以激貪夫

續座右銘　　李　至

崔子玉為座右銘白樂天亦為座右銘檢身之道幾乎殫矣予嘗冥心讌坐自思所為慮向之益友以予位著不我規也因疏其所得亦命為座右銘聊以自勉其辭曰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天下莫與汝爭智撝謙則天下莫與汝爭强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臧妄動有悔何如静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

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為善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過防豈如長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武關銘　胡旦

南條東走自雍而荆呀為武關作扞秦城秦人東顧六國無主漢氏西來子嬰為虜彼此鯨鯢更相豺虎吁嗟强秦曽無守禦秦而為漢漢復如秦劉氏不綱莽賊造新巖巖武關前人後人我開則興我閉則亂一開一閉

今古同貫王者邦畿守在四夷禮義干櫓道德藩籬遠人不服文德來之化既無外何以關為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貺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然蓋狀其佳象致表繪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斂躬跼蹐而迎視兢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是檢身遠害之有若是

後之君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者歷考其跡于傳記雖
敻而難信但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
于座右曰
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索之馭納
隍是慮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懼亡繫于苞桑諸侯
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
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
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予守竊

比老彭式介眉壽

門銘　　　　　　　　　　　　呂夷簡

古者盤盂几杖規戒存焉今為門銘竊類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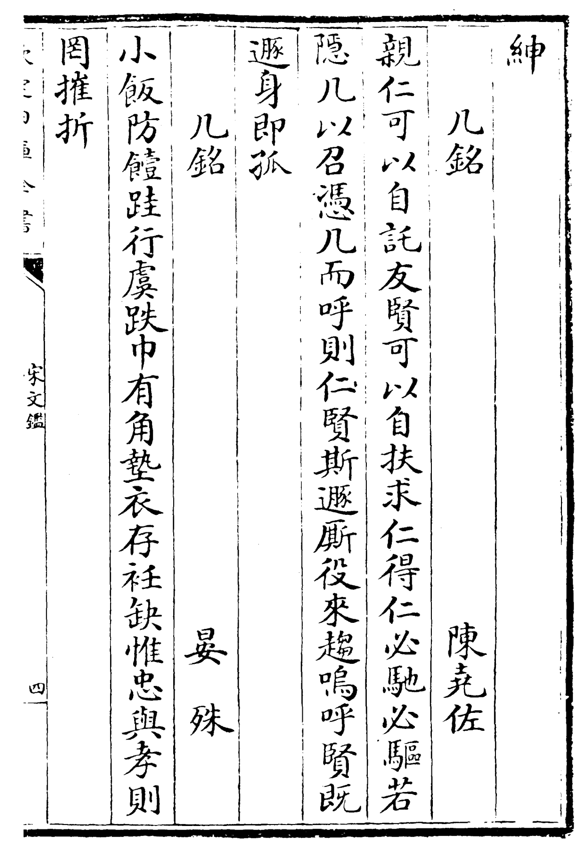
忠以事君孝以養親寛以容衆謹以修身清以軌

俗誠以教民謙以處貴樂以安貧勤以積學靜以

徵神敏以給用直以全真約以奉己廣以施人重

以臨下恭以待賔貫之以道總之以仁在家為子

在邦為臣斯言必踐盛德聿新勒銘於門永代書



紳

几銘　陳堯佐

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若隱几以召憑几而呼則仁賢斯遝厮役來趨嗚呼賢既遝身即孤

几銘　晏殊

小飯防饐跬行虞跌巾有角墊衣存衽鈌惟忠與孝則罔摧折

擊虵笏銘　石介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為凶暴為殘賊聽其肆行如天地卵育之而莫禦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為妖怪信其異端如人蔽覆之而莫露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虵妖極怪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人以為龍舉州人内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覲恭莊肅祇無敢怠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邦亦隨郡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虵不以

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於前則虵無異焉郡刺史暨州内外逺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白日故不能肆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瀰亘億萬世而長在在堯時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為南董筆在漢武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劒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

論佛骨表逐鱷魚文為叚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蛇笏故佞人去堯德聰少正卯戮孔法舉罪趙盾晉人懼辟崔子齊刑明距董偃折張禹劾梁冀漢室乂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風振怪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者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蒙惡違法亂紀者公以此笏麾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公以此笏擊之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

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臣朝廷之内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虵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方為朝廷正人笏方為公之良器敢比德于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靈物笏能乃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寳之烈烈其光

槃水銘

司馬光

槃水之盈止之則平平而後清清而後明勿使小欹小欹則傾傾不可收用毀其成嗚呼奉之可不兢兢

醫銘　　　　　　　　　　呂誨

晉人武泰通醫術守臣獻狀補太醫正還鄉里創起應聖侯廟藝既成歸善於師又將廣懋來學其志有足稱者予謫官于是遷守蒲中既行丐文以顯于廟因作醫銘嘉乃意勤遂成其志知予言有以滋其善也

六氣五行人稟而生三部九侯納諸和平昔稱絶技潲

腸滌胃輔以砭石因之決潰察脈之原當於未然不攻而勝庶幾十全愈世之病如持國柄常使衆邪不得干正能盡己意膏肓必起苟利於藝毫釐千里泰也有為心不忘師義利之重愼乎所治

明州新刻漏銘　王安石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還謂屬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名

之彼寧不勤得罪于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
謹哉維兹維兹其中俾我後思

布衾銘　范純仁

藜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徳義之尊求之孔易享
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若難
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
然顔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
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西銘

張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

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一作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没吾寧也

東銘　張載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肢謂非

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引歸一作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鼎硯銘　蘇軾

鼎無耳槃有趾鑑幽無見几不倚賜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債裂東南圮黝然而深維水委誰

乎為此昔未始戲銘其臂加幻詭

鄧公硯銘

蘇軾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於軾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令名

天硯銘

蘇軾

吾年十二時與羣兒鑿池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温瑩

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顧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研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吾曰是文字之祥也寳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全於德或全於形均此二者顧吾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文與可琴銘　　蘇軾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㮨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徐州蓮華漏銘　　蘇軾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花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揚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葢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

死生矣

三槐堂銘　　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顔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閲千歳而不改者其天定

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禄榮名者十有

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一作道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

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録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蔭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逞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擇勝亭銘

蘇軾

維古頹城因頹爲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温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即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栿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太白詠月而狂既薺我茶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

敝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尻輿孰為輪箱流行坎止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世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肓

九成臺銘

蘇軾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為之銘

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葢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葢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之吐吞

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于前矣

端石硯銘　　蘇軾

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邁硯銘　　蘇軾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

以此書獄常思生

洪州分寧縣藏書閣銘　黄庭堅

凡治有條如機於紡經經緯緯積寸成兩菅蒯之手簡

切於紉可席可屨不能以寒昔此廟學終歲蓬艾聖師

所居風雨無蓋今誦聖言皆有夏屋爰及方册宇以華

閣華閣渠渠言行之林聿求古今自觀德心咨爾諸生

永懷玆道勿嬉勿鶩以迪有造得意自已書不盡言如

御琴瑟聽於無絃幕阜几几吳味楚尾其下修水行六百里山川之靈或秀于民世得材用我培其根勒銘頌成式告爾後無或隳之永庇俎豆

游藝齋銘　　黃庭堅

色荒者使人蹻蹻酒荒者使人漠漠游於六藝之林是謂名教之樂

研銘　　黃庭堅

制作淳古可使巧者拙夸者節性質温潤可使躁者靜

戾者聽觀棐几而見研忘其一室之懸磬

黄樓銘　　陳師道

熈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其轉運使臣其判官臣其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吕梁流泄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下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兩隅西入通洫南懐水垣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守臣蘇軾深惟流亡為天子憂夙夜不怠以勞其人興發戍兵因敝應卒外為長堤乘髙如虹

以殺其惡内為大堤附城如環以持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通南山以安危疑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内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詔諭意臣軾惟念祗承謨訓人神力同敢自為功以速大戾而明揚褒大無以報稱乃作黄樓於東門具刻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為之銘臣師道伏惟吕

尚南仲内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尹甫名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盡其才臣能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顧臣之愚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盡道云臣不任冒死上黄樓銘其詞曰

皇治惟戒修明法度協和陰陽十有一年天災時行河

失其防齊魯梁楚千里四達潰亂散亡皇仁隱憂臨遣
信臣以惠東方羸老不窮安慰撫養發散積倉流人
如歸居人忘危完聚靡傷天敘地平明聖成能人神
效祥靈平告成百穀豐盈萬邦樂康郡縣祇畏允迪聖
謨終事無荒皇功不居歸休臣民遐昭遠揚守臣拜手
夸大休嘉使民不忘改作黄樓以臨泗上述修故常庶
臣無佞原始念終銘之石章以告成功以揚德聲永永
無疆

克己銘

呂大臨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横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徠勝私窒慾昔焉冦讐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顔何人哉希之則是

蜀舍銘

劉跂

某郡王寓於鄭榜其居曰蜀舍持餘杭朱浚民所為記過須城劉跂而請銘為之銘曰

噫嘻此舍是蜀非邪吞若兩川坤之維邪危乎髙哉上青天邪赤甲白鹽峙峨眉邪檜節醬蒟飯蹲鴟邪一物不有而不無邪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身如壺公靡索不獲行以蜀馳卧以蜀息陰燕陽魏吴越璀錯裴徊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大圓硯銘　晁補之

黑月模汗兩奴利與黔突居難與揭篋趨爾圓其外亦不可轉視吾此硯

座右銘　鄒浩

惟親惟天惟親惟地覆育我躬德莫我議汲汲以報亦豈佗求權行乃心則知厥由惟身康强親喜而安惟身疢疾親憯于顔矧惟此身其來有自自祖自考以至于此能欽愛身為欽愛親祖考聽之何福不臻親壽而昌

我戲于側念兹在兹敢忘朝夕

家藏古硯銘　　唐庚

硯與筆墨葢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天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鋭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鋭者天乎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天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天數也非鈍鋭動靜所制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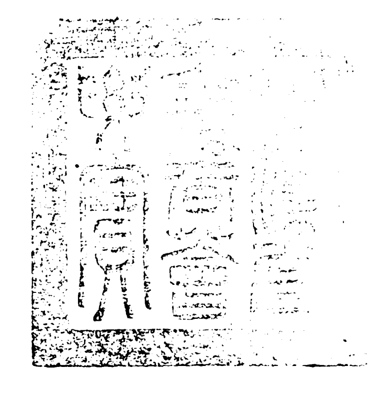
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唯其然是以能永年

古硯銘　崔鷗

知其白守其黑似老學不厭教不倦似孔其實墨家者流摩頂放踵

宋文鑑卷七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陶一侶